



凡至十

16  
650  
5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九

長門 龍長愷彌八著

門人 若太中伯禮校

書牘

三丘君

辱賜錦函潔指拜讀時秋暑酷烈而興居益勝常伏  
以恭喜老拙精神如常唯手足不遂耳幸勿勞尊畫  
賜西瓜三顆病夫以充招涼之玉敢拜大貺當別拜  
謝

豐西君

隳蒙延納賜坐半日尚論千古斟酌大雅怒焉之懷  
大慰傾注之念益深猥顧之餘辱賜絕唱反復吟翫  
綢繆之情溢乎采牋加之命翰立成構造如宿豈不  
誠登高作賦材哉長愷不肖不能席間拙速奉答至  
意唯是鉛刀之質不辨一割可醜之甚矣而閣下不  
以駑下如此謬蒙委命為高閣記乃不以不文為辭  
輒修飾蕪穢努力奉役寧能當閣下之意乎亦唯為  
悅已者容醜女之態哉日所縱觀諸名家之蹟既蒙  
金諾事出望外伏冀命工各揭一通棄擲草莽則奚  
翅寒山之石洗驢鳴之耳爾乎不勝至願時維肅殺

伏惟自玉統祈垂炤不備

又

恭惟閣下東都之行一路三千大旆悠悠車徒不驚  
夙達都下雖賢勞靡鹽而綏履多祉祇茲奉賀竊以  
本藩連歲用度不足上下乏竭而議者紛紛以儉約  
為名以興利為說法今日新約束月變減士祿益賦  
稅尚且不支經費也如此一旦有如水旱之災不虞  
之變則將何以應之乎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  
國也可不為長大息乎夫儉者節用之名也約者省  
費之謂也豈謂褫下奉上之謂乎夫有二州大入千

乘賦苟遵聖人制依仁抑奢視豐耗以制國用假令  
什一之稅亦豈患不足乎方今之時使管仲子產之  
徒當路乎則其於富國安民易易耳雖然太平之久  
風俗日趨奢靡尚虛文務外飾上無度下無限當是  
時挽回更張漸歸淳朴使上無匱乏下安業樂生非  
其才之德大過於人者則不能焉長愷不佞私獨有  
望於閣下云蓋閣下負明敏剛決之資兼敦詩書如  
其爲政也如管仲子產易與耳但以尚猶富春秋衆  
心未服已此行也實具瞻所屬獲上信下亦唯於斯  
上疑下離亦唯於斯凡事務存大體無先聰明持重

居簡無失漫易大臣之體宜然大相職爲公室儀表  
一邱模範雖一言之微一行之細不可不慎焉凡此  
皆閣下所知而能也豈須不佞之言乎雖然使藩民  
無歎息愁恨之聲者獨有望於閣下且旣辱謬愛所  
以圖報唯有心禱益脩明德以對天眷君子萬年貽  
厥孫謀爾是以敢竭下悃聊展獻芹唯冀閣下照亮  
不備

又

辱賜瑤函薰盥拜讀茲得悉台候大寫勞結僕初聞  
閣下變故也失驚肝破旣而憮然如有所失者數日

爾後街說紛紛吠聲之徒作種種語且疑且慮無由  
質問疑慮日夜忽憶林玄貞喜有其人倉卒作書近  
得回報雖稍知其實未得其審又田季三書來亦唯  
云前蒙譴責幽居久之今既無事已今初得聞其曲  
折且喜且悲喜者僕初以為閣下實發心疾永為廢  
人而今非矣悲者閣下負英邁豪爽氣而抑遏於一  
室何以堪之雖然及諷閣下諸作古雅悲壯情語兼  
至神氣適上都下雖多作者皆當避下風僕尚記昔  
年讀絃誦閣集作云孤貧情不窮富貴語難工今也  
以廊廟瑚璉之器而居孤臣孽子之地宜矣其造語

入神也雖然非有貧賤不移患難不撓之操則安能  
得其精爽磊落如此者乎乃知安命樂道不負初志  
者徒非虛構焉爾蓋自古文士失節爽德者多矣僕  
獨重蘓文忠公蓋公當宋朝變法紛呶時為姦人所  
中一流黃州再竄惠州其在惠也囊無錢食無肉病  
無藥時時從屠家買猪羊殘骨啗之寫字用三錢雞  
毛筆所共相對者唯侍妾朝雲耳亦先死矣其酸苦  
如此然其意恬然未嘗改其樂無一語怨天尤人而  
及其立朝忠言謹論凜凜乎百世不可得而奪焉臨  
民遺愛功德藉藉乎千歲不可得而泯焉其才氣識

見卓乎遠出人表者雖司馬溫公范文正公之徒猶所不及也可謂富貴患難不負初志者也豈徒文詞書畫云乎哉是唯可爲閣下言之也已伏冀安時處順以俟天命不堪下悃僕雖固陋以志道游藝謬受閣下知遇豈逐冷熱而浮沉者乎過此以往文字往來託玄貞外人何得窺知之今而可慰閣下寂寞者唯有翰墨一途耳則僕雖因此得罪亦所甘心也周南墓碣鳳兮亭集拜閱返上尊集序祇領委命成當錄上伏惟千萬保畱

又

十月賜書致自文仲盟薰拜讀茲審興居感慰兼深承命先師歿後既歷四年而其遺業未有一字布世者是不佞忽慢所致也是不獨閣下之意如此世之君子所以尤責不佞亦復如此不佞固無所逃其罪也雖然天地之間物各有數當其數之厄雖有聖智亦不能如之何況於其下者乎夫先師歿也其遺業墓碑閣下專當其任乃使縣子祺及不佞輯且校之而輯校未畢閣下忽有東都行其詩部齋往請服子校訂文部子祺携而之京海上病死無知其稿所在者是一厄也於是伯恒託繁君索獲諸子祺橐中卽

送東都閣下接諸塗中命田季三付浪華書賈速送東都而閣下至自東卒有家難雖都下諸子亦不得一謁見問遺稿顛末是二厄也乃馳書於浪華於東都問其有亾而報亦久不至至客冬不佞出都德憑玄貞初知詩部在閣下帳中而不得輕易請焉是三厄也今夏東都報至曰文部失二卷不知轉送傳致之際遺失誰手不可得而究尋焉是四厄也且不佞以薄羈故索居僻遠不得與都下諸子數相會協力成功是五厄也夫使先師之業傳於百世者可謂大役也大役而加之以此五厄宜哉不佞輩不能速辨

成功也雖然今也山子濯田子恭相共任其責詩部既已竣事文部亦取舊稿抄出脫失者將請服子校閱成功亦當在近閣下幸勿憂慮墓碑未就緒客秋納言倉公書來云去春江大夫東都書來請撰周南碑文且云如其行狀使家臣縣某呈上爾後杳無音耗問曾子泉乃知江子謝病縣某亦死矣余於周南有師資之誼故不欲負江子之託雖然未知門人諸子之意如何唯足下裁之不佞得書初知請託倉公之狀於是謀於都下諸子皆曰倉公王朝名卿大夫一藩重臣也其所請諾豈宜變矣乎乃使不佞復書

更請其撰述不佞輒作報付伯恒且使其撰行狀與報書共往不佞則以為碑文已成矣而近日京報復來云縣家行狀未達無由構思不知浮沈半途乎抑將伯恒未撰乎是大可怪豈亦非其數之厄乎蓋閣下執一藩文雅之柄是以先師後事一倚賴閣下而卒有不虞之變是其所以六厄荐臻至今尚無成功也雖然是諸弟子所以自解而不可以控愬于世之君子則不佞輩豈得逃其罪乎於是益歎閣下不幸則吾黨不幸也已伏惟諒照

又

不奉聲咳既已一年日月如流復茲改歲奉憶愈切忽接瑤函如自天下承菟裘之居清逸之適一豎削蹠飲饌益健大慰鄙懷尊體素豐大加以多年無運動周旋之勞不便起居固其所也戶樞之譬實如尊意伏冀損滋味節情慾勉為運動道家有步靈佛家有經行脩養家有道引搬運之法聖人禮樂有坐立折旋之數皆所以養筋骨通關脉也經行搬運能經鷓顧之類雖笏室中尚猶可行况於閣下之居乎庶留尊意長嘯齋記理致高遠不勝欽服新歲高唱二首寓目三復感賞不已不佞近狀無足聞者時時與



文仲輩會飲鼓琴圍棋陶寫俗穢耳時尚春寒伏惟  
自玉

周南先生

蘊隆蟲蟲尊候如何顧者官舍狹隘難避消爾雖然  
北海之濱控玄菟長風臨玉江清流官事之餘一醉  
高枕寧將毋義皇上之樂乎唯此南方苦熱殊甚虛  
肥如不佞殆將喘月耳久闕問候者職此之由敝園  
高唱鄉者布望蜀之下悃幸蒙不棄重見運如椽所  
以寵光環堵者何以加之累荷先生之寵愛感謝何  
已國子家藏十三經頃得借覽幸甚是亦先生德

之力也併茲奉謝暑中伏惟自玉統祈照諒

又

林下理詠絕世離物孰與曼倩氏海鷗鳥武皇一醉  
陶然與俗相忘乎塵尾換酒意在斯乎臘酒一尊小  
詩并上時暑未徂伏惟自重

又承南郭先生喪令嗣夫猷犢之愛人之常情况  
彼已之子夙慧其著膝也猶足當一星矣且其所  
日夜培植以望其成立者一旦溘焉先朝露則不  
弔之至孰堪其憂悼惋可知也唯喜先生令德所  
祚蘭玉叢生日者長君見惠序詩見其才之美矣

難乎接武先生之樂亦可知也。因樂先生之樂而  
又益患南郭先生之憂爾。

又

領臘月手教伏審尊候台禧且承先生老病辭職乃  
有優渥之命而不得請敢賀蓋先生才學孚于上下  
也尚矣加之齒德邵則總學政而木鐸于一國固其  
所而天之所命可知也何其可辭且也特命優待事  
弗埒遺斯可以養疾斯可以久處則斯文之所以隆  
而實吾黨之幸也敢不賀不佞近有擬問一篇祇上  
蓋嘗讀晉道安二教論唐李師政通命篇圭峯原人

論大畧陳厚薄之命明倚伏之分原始還源張皇夷  
教其說靡靡如可聽璨璨如可觀後世浮屠擿發吾  
道者所職由而徠翁福善禍淫論所由作也而論有  
所未盡不足以解彼惑者夫大道之敬天為本故  
三畏首天命論語以知命終始彼說不闢則安得為  
儒者乎是不佞之所以切問也伏庶先生令學中諸  
子擬對擇其可者折衷之以使天下後世知有所畏  
也又嘗讀佛經其旨有所歸而其說頓漸權實錯綜  
不齊試以其不齊者問彼學者未有能對者附上備  
覽時惟春寒伏以為道自重

南塘先生

甚矣書畫之相爲類也。本邦之書自尊圓王以斌媚  
脆弱而成一家。後世書家無不被其毒者也。至畫亦  
然。自狩野氏以浮靡輕佻投世俗之好。擅譽當時。吠  
聲逐臭之徒靡然嚮風。加之東都隆盛。以畫名家者  
奔走五侯七貴之門。弄毫杯酒間。以供一席之翫。其  
與遲而精。寧速而拙。流風所扇。海內莫能免其習者  
也。雖雪舟之裔亦耳目所化。不知不識。墮在野狐窟  
裡。可勝嘆乎。大抵華人之作。精密渾厚。無麤鹵薄弱  
者。非費間工夫。作死工夫。則安能如是乎。是我之所

以不及彼也。方今之世。適勁古樸。不失雪舟之氣骨  
者。舍先生其誰乎。不佞厭俗工者久矣。欲得先生所  
作山水。挂文房壁。以一洗眼塵。且爲少文之遊。不勝  
至願。敢託令郎以布下情。伏冀先生酣暢餘興。不惜  
一揮。幸甚。拜賜無有窮已。

山子濯

聞倉先生宿疾不起。卒然捐館。舍嗚呼。命矣。夫人之  
斯亾。其謂之何不佞爲。薄羈所繫。不得奔走會葬。何  
憾如之。意已襄事。諸君匍匐之勞可知也。竊聞先生  
遺命葬祭無從。國俗委復。豆矣。蓋先生雅素方正。激

烈悲夫名教不振民德趨薄也是乃大義所繫易嘗  
之言不可不奉守也立石誌墓兄既受遺託實是不  
朽之業兄其審諸先生之陰德不佞得與聞之者別  
錄附上采擇在兄已唯是日月不返朝露溘至蘭摧  
玉折情之所鍾正在吾曹爾垂炤不盡

又

數日前講業越熟有人報知尊兄父子至自東都見  
今稅駕在尊翁舍中喜躍之餘蹶然而作欲走謁展  
賀倒屣出塾忽又聞即日黎明發軔既歸秋府乃不  
果往相去咫尺莫緣一面徒悵惘已竊惟隔歲羈宦

三千行程來往無恙今茲榮旋甚大慶也且聞在東  
都也獨膺殊遇優命特至實雖尊兄篤敬積德所致  
亦足以為吾黨契末之光寵也令閤計安其喜可知  
也今即屢遊赤水其業益進不別拜候乞為致意履  
茲溽暑伏冀為道千萬自重

又

吉田生文章可謂少年英才哉然其序猶尚乳臭以  
此弁簡首恐有具眼之士窺先生門牆之崇廡者也  
或艾其繁蕪以為跋言則可也不佞書中欲言及此  
意而恐折其進取之志且其為交也淺矣是以不敢

爾請先生思諸

倉彥平

承教諭先生計驚怛不已。勿論君家弗弔實又二三子之不幸哉。嗚乎先生以鉅宿模楷後進德音在耳。響像平生不勝哀惋之至。不佞以羈絆故不得奔走。執紼在三之義。圖報之情。於何徵之。不腆敝賻聊申匍匐之志。噫。

和子蔓

足下病作奇乎。蓋造化者疾為奪其秘。文章薄命固其所也。不佞則離群田間幽谷自甘。曾不如鳥歲一

再出府。且為求友。嗚亦唯樊籠靡盬。飄風南北自貽。伊阻乃不及於高誼。枉顧敝寓。慨然中心思服。一堂濫吹寤歎。各天塊若不意再辱。不棄下存見及拆緘。依然靡麗。加以老蒼者粲然盈牋。蓋又空谷足音也。其四方吾土異者。才鋒太露。命曰小招。可已。寄服子三首。才力兼至。不勝推轂。足下自愛。子高已返造化。可惜一奇士。千秋之志不遂。其猶有可藏名山者乎。足下留意律詩一首。附上聊副至意。云爾。萬惟嗣音不次。

又

辱賜書并大序盛什且見不選體歌行二篇不知不  
佞何幸得高誼一至於斯乎蓋自不佞不見足下六  
七年于今私竊謂足下既往為吏且居劇曹耳目所  
觸無一不俗則其於風騷猶之薰蕕不同器乎經術  
緣飾吏治蓋有之矣安能從事於觚翰乎徠翁嘗曰  
足下以海內才夫以海內才一意陳力於斯道何為  
不成而使足下仕不優不得居業立誠者天乎人乎  
其謂之何竊為足下惜焉又為斯道惜焉而今及見  
此諸篇且怪且喜詩則抑巧麗歸變化文亦自發機  
軸無模擬跡如其宰相怨殆且千言祇王歌二百有

餘韻滔滔長篇多多益辨尋之於古鮮見其類獨至  
明王弼州以迴瀾高大爭雄千古蹶張之弩末力不  
衰大篇或有四百韻者然而古人之作各本感發故  
情得而不得乎辭得乎辭而體不得則已已至如叙  
事宛然則良史所擅而詩家所難白香山間或為之  
然其調不能超大曆而上則足下之作可謂傑出者  
也顧足下何暇千秋之業如斯段使禰衡劉穆之與  
足下易地則寧能逞一揮辨一函哉乃雖天才之美  
亦知烈士有不易之志也顧錫之餘荐辱不棄命使  
適發疵瑕丁子有言後世誰知定吾文乎東阿亦服

其達言常好人譏彈其文蓋畏天下後世也足下意在斯乎然而以天成縱逸劉削無施之質而鍛鍊推敲無所不至且洋洋乎大風自怵惕於失聽何遑能贊一字乎夫辭賦小道壯夫不為德祖既斥其過言足下雖家世將種乎橫海定遠之功非所望於無虞之世則當今時不與草木同飄者唯有垂空文以自見耳夫世乘貴富恣所欲揚揚自得者或奔走勢利老死而休者或少長仕途獨賢勤勞如足下者又何限皆湮滅不稱螻蟻無異悲夫日月不居年歲如頽足下知命之期且至不佞則已踰四十及是時不自

努力將何以表於後世乎是以不佞亦欲有所叙述以徵草木臭味且一當足下而私心有所庶幾及足下成一家言藏諸名山附一言於簡端託微名乎無窮不知見肯乎不律詩一首聊述賞音意二歌壁上縣祭酒集叙附覽請正蓋其集二三子謀之不朽使不佞校定夫校文大役踈陋如不佞非所敢任而是弟子之分所不得辭則既竭吾力繼之以足子諸子爾如其事業不佞壽序中頗具焉故不言及書不盡懷統祈照諒

又

仲冬二書并領乃審足下解印偃蹇乎櫻江上傲骨  
屹然故態復發雄飲酣暢神旺精爽情境一至咳唾  
成珠方寸乍動班管承命者狀又承知命之期已踰  
大年之道無涯斃而後已已壯哉足下竊以吾藩有  
縣先生以來文學之稱重於海內比隆齊魯而內自  
顧則寥寥幾矣不特吾藩以海內之大列國之富  
而猶且不過數人矣昔年徠翁所賞獎如洛于生肥  
墨氏水秀才管神童僧玄海輩其人或天之不假以  
年乎抑將不說斯道乎何其閭然無聞焉其唯足下  
乎神逸之才得之於天爲學之方得之於人優游之

暇今又得之於時則其於千秋之業不啻如展驥足  
於康衢也伏冀紹先師志切勵斯道建赤幟於一方  
觀國光於海內矣不佞鄉者所謂成一家言者亦斯  
之謂已夫古所謂立言不朽者豈徒詩賦歌曲之謂  
乎哉足下幸留意焉近作若干辱見寄示概論諸體  
逸宕適上縱橫無碍終不墮魔界漸至化境可謂作  
家也祇王宰相二大篇重加雕琢益覺其妙館中唱  
酬大自風致諸子月旦不勝雷同奉和一首翹索居  
感云爾

別承歡太寧隱老見示唱酬作往復書此老道風



清高才氣俊邁少耽典籍大富述作蓋其志專在  
扇宗風祛陋習焉大非世禪師孤峻絕物捧喝嚇  
愚類也其於不佞一面如故晤語連日定交而別  
語間問都下人才不佞首屈指於足下今得相歡  
而其喜可知已不佞有春間遊山約或得與足下  
俱則遠公豈得不踰虎溪乎

奈大夏

昨夜訪俊卿示山代紀行以為下物微醉而歸則一  
籃金橘芳烈撲鼻即剖喫之酒熱頓醒胸中清爽甚  
是大惠敢謝四日之遊若其無風雨當從謝屐忙了

老杜多爾謹復

又

日辱枉顧唯是足下職事靡盬也不能盡半日之歡  
為可憾耳承長俊卿近有遷轉之命姦猾屏迹蕩掃  
汙穢者可刮目而疾矣甚大慶也公室知人之明實  
可欽聳已又承士龍疾病殆至綿惙蕙蘭摧折感歎  
何已芳茗二觴祇領厚惠陶家近來橐中懸磬是足  
以當麴生澆胸中磊塊也愉快如何萬當面謝

又

奇哉足下賢勞劇職數十年于茲老而不倦退食之

暇則一室蕭然擁爐煮茗讀書誦詩如長謝人間之事者時與不佞諸子遊揚扈風雅尚推古今暢然獨得漠然自適不知酒色財利其為何物也於是乎千秋之志行將有成矣乃辱永懷翰貺見及好學之篤益以見足下之奇哉不佞在斯勿論乞詩乞書乞講邀飲者乞診者亦屢恒盈戶不勝其煩而亦足以消間曠也韓使鰲浦推楫岐島阻風藍洲破船未能超紫海不佞輩一矢相加遺者意者當在歲晚或獻春耶豚犬無恙與諸秀才日講藝一堂勿紆高畫俊卿書并領寒嚴千萬保重不宣

又

盛作刪潤壁上能美子宅會上明夕則如何華陽不佞并間暇也過此以往非既望後則不能相會幸翁與能美子謀見報是祈

又

鄉者辱貴臨晤寫移時多幸何言重領專使賜寒具一筐慰問之厚感謝何盡諸當面謝

又

春雨如烟卉木悅澤梅竹窻中啜茗焚香兀坐披卷清趣可想不佞苦居感此節物益不勝寥聞耳公退

倘賜慰臨實為多幸。弇州尺牘冀借覽附。奴諸侯晤  
寫之期已不既。

又

中元以後不奉清範。政爾奉憶。忽接手教。慰幸殊深。  
承近有疥癬之疾。是雖末疾。秋暑如燬。當慎保攝。不  
佞近移寓渡口。嗟性之拙。不能自結巢。雖姑託鵲巢。  
而拮据之勞。不耐其煩。獨幸與華陽接近。翁及仲子。  
亦復孔邇耳。弇州尺牘會業。念五日夕當樞趨。諸期  
拜晤不一。

適纔歸寓。淋汗苦熱未蘇。且華牋亦失所在。草草

裁附。仰恕不敬。

又

承違和不出。風邪疝邪。將無俗物為祟。邪今夕永僊。  
約想當不能赴。尺牘冀借覽附。价是祈諸。當面罄

又

見示漫成五絕。可謂盡吏隱之情態矣。不佞則異於  
是。內則藩法嚴正。不得不曲拳折腰奉承。奔走也。外  
則侯伯大夫。師賓見待。不可不禮法自持也。是安能  
得使傲骨骯髒。偃蹇乎禽鹿之性。所以不能忘懷於  
豐草長林也。夫男願有室。女願有家。父母之心皆然。

不佞二男三女皆夭。唯一男一女而婚嫁未畢。所慮是已。奈何。遠宦數年。杳無歸期。所賴在足下者。諸知友代不佞撮合。朱陳耳。不唯東床之選。中饋亦欲得其人也。足下見可者。教之。敢託時下溽雨千萬。保蓄不既。

又

接六月報書。伏審健履。退食之暇。依舊棋書。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欣羨欣羨。繕寫慶元以來私史稗官。凡數十冊。古人曰。眼耳關精神。老兄之益壯。可以知也。不佞未及六十。齒骨先衰。食不甘味。燈下不能讀細。

字蒲柳之質。未如之何也。已都下多稗史小說。不佞稍購求數種。歸則當與老兄共其樂也。日者曹吏奸賊事發。老兄亦坐累。杜門數日。夫老兄耿介出俗之標質。諸鬼神無疑。則無妄之災。不遠而復。何咎之有。見示對聯三句。可謂佳境。小說中猶有難對者。試舉一二。以供一適。三郎勝常。筆法益適。華陽老人杖履無恙。為儒門之庇柱。甚大慶也。豚犬進否。仰憑誠諭。秋涼自玉。不一。

僧快全會戰數回。僕得贏者纔二局耳。傍觀其與他人戰。變化無極。愈出愈奇。真仙手也。仙角僕饒。

五著二戰皆勝可以見快全不凡也。宥山下私塾。今既毀之。曲折非書所盡。興廢之幾一在公室。專埃東觀爾。

井士良 一字良佐

曩辱高義珪篇見及三復嚶鳴之渥。敢忘所以圖報。不佞不自揣妄附四方之義。遂至乖翮。諸兄弟塊若萬里。每一思及。未嘗不歎自詒伊阻也。更不圖聞正始之音乎。足下欲和不能。亦自難和耳。嘻。足下大業日新。他日玉振一方。何難之有。有覩面目為孤陋。自安是不佞也。將為阿蒙所笑。又將為足下所笑。祇覆

又

不佞之下都也。猶及足下。大人于攝盃酒。接見數稱。足下大慰眷注於乎。足下入學之願中沮。素志不遂。邑邑可知也。蓋如此乎。人欲天之不從。雖然。心誠求之神。其通之足下。固甘寂寞。而其才患多。患力不足耳。何必入學而後為學。要大丈夫之志。一當古作者而已。此不勝大願於足下也。不佞之知足下也。不可謂不熟矣。以德氣素高。顧屢下存肝膈。所控此其知。遇雖復狂愚。敢不中藏。日所賜古詩。業已書以為報。不佞赴洛期在近。事事匆匆。裁答不次。

又

久不問聞忽接三月書得悉起居為慰因念少時相  
 共遊泮水回顧既已四十有餘年當時知友屈指零  
 落殆盡是安能使人不老乎足下雖善病乎知命之  
 期纔過矣琴書不廢可知也予今年五十有九髮華  
 齒脫懶惰益長矣雖然謬蒙知遇之恩在東多年歸  
 期未卜內奉靡盬之役外接逐臭之徒困憊殊甚而  
 天之所命末如之何也已承諭洛人求飛梅一夜松  
 詩謹賦二絕以塞命爾宇都宮文學巖瀨勤平者二  
 律并往足下其取舍焉近聞近野九語足下歸田之

願遂矣逍遙曠莫之野飲啄自適不堪欣羨黃花三  
 徑對酌道故何日噫不既

已作報後又奉八月書見促詩債益知情慢之罪  
 本書既具故不多及亮鑒

又

客秋作報未發三浦生又携足下二月書來於是乎  
 益知怠慢之罪無所逃於足下哉見賜新刻古訓輯  
 要一部披閱其書簡而要可以誘掖武冕之士有裨  
 世教豈謂涉渺乎足下之用心也可謂勤矣哉夫世  
 之所寶者無羽翼而飛無脛而走何必須區區之游揚

乎聞足下既已入京不知有可共語者乎故人林義  
卿近來東都自別二十年而初遇再別十五年而復  
遇人生足別離信哉每會酒後耳熱相視仰屋歎斯  
文之日趨衰傷先達之不可追矣渠既歸京不知相  
會乎足下勉旃當今之時能使平安安語兒結舌者  
特在足下耳時維涼秋東山松篁可喫西山爽氣慎  
莫近前不備

仲子路

新禧無疆足下福履可知也阿家令妹日者有弄璋  
之慶不堪欣躍茲賀客冬辱賜答周社掌故多方尋

覓見示深感盛意記或得成神其報德哉不佞近有  
一道擬策是嘗與足下言及者今就正祭酒先生又  
梵策中疑問二條附覽是固瞭然不容疑者聊以試  
彼中學者已冀共賜覽且轉致山田諸子府中緇徒  
有知字者試令置對以充清談一噓他竢嗣鴻

又

得五月書知足下佳勝為慰僕之在此劣劣如仍舊  
獨怪世之耳食之徒不知何有所聞通謁執質者日  
多一日應接不遑為勞殊甚又不知何人薦舉客冬  
見召見公朝就儒臣之列授世子經間日進入宮山

野之性一旦束以禮法拜趨奉承擊跪曲拳所謂澤  
雉之在樊籠不啻也一具傲骨消磨將盡矣足下計  
僕素迂僻其在海北田間一逸民耳且犬馬之齒既  
踰知命豈亦有意於立身揚名者乎然至如此者將  
天乎僕末如之何已少陵氏云何用浮名絆此身僕  
自省為愧爾雖然方今之世鉅宿寥寥足下所知謝  
陋如僕安敢抗顏當先覺之任乎而既已業儒傳所  
聞諸師於其人者亦分爾幸而有不速之朋來千百  
人中豈無有一二英才寒水青籃能負荷斯文者乎  
是僕心之所期而分之所當然耳至如文壇牛耳則

非僕之所得而庶幾也如夫樹風聲示勸勵則公室  
微意所在蓋或有之亦非僕之所與知也而與醫流  
畫工同科令母妻子女不免凍餒之患者未知其於  
人心將勸乎將戒乎如僕感戴渥恩東西唯命是亦  
分之所宜也是言獨與足下言耳不備

聞明年韓使來歸期其在斯乎家有八十老母妻  
子亦羈旅無倚僕雖剛腸能不懸情乎益顧慕一  
飲一啄之時爾

另啓聞足下卜築新居想既合完琴瑟和洽其樂  
可知也又承周南先生集得浪華刊本與華陽對



校是正僕初受足下之託取淨寫本與刊者刪訂者數四而獨力所支猶多挂漏古人云校書猶掃落葉信哉一歷二兄僕意始帖然東都中元後始來今盛布行為學初問今春開板其贈足下者既託草場生山城舖云想達初問中彼行事者多請刪芟者島津織田等皆欲芟之僕雖不一一如其言亦不能拒絕是以間有與初稿不同者為可憾已是亦猶有脫誤伏請見示

江君典

不佞疇昔之遊發興於足下便得周旋不亦奇哉初

已握手乃謂此去定為俗物困忽得足下復來若一干城神氣大王而後一日夜飲意為吾二人也彼造化者有意哉聯句亦唯興到之事耳乃足下之不作意也鼻軒哈臺與詠相下上即見雅量矣晤寫之期諾在獻春豈敢食言安氏水樓記方纔脫稿錄進應命所觀已陋主人亦俗無事可記亦唯塞求已不足當覽新詩若干下評反上南郭燈下書京刊已行一通附便

林義卿

浪華舟中握手之後杳不聞問念茲無已二三年前

見醫人所著非藥選者或曰其序足下所選然未知  
 實不頃聞周府人語見今在京下惟授經亦未審果  
 然不雖然今而不問終不知足下存否故因能美生  
 奉起居周府人語果然乎逃禪歸儒何時客居何處  
 居徒幾何所傳牛門之教乎京師源藏歿後無豪易  
 高有超足下之乘者乎不佞十年前移家海北為童  
 子師得荆釵者有四歲男二歲女問田求舍已歌行  
 一首附覽萬唯欽遲回音縷縷不一

田彥倫

僕之所吐胃中磊塊者一足下耳蓋傾蓋之初已心

知其為僕也稍益近之則意氣相投便至相思命駕  
 奇哉但邸中之歡既有禮法之設則未能致林下之  
 趣所憾是已別後瘡疥作奇足不窺戶外月餘神雖  
 王不善懶惰益甚足下之俗冗相仍得其所哉得其  
 所哉書辭比舊佳甚是足以見三斛純灰一洗胸中  
 滓穢已去矣有所著欲更寄來佳貺二品并領謹謝  
 遠惠

曾子泉

管生見致手書承貴候不佳鎖關高卧還是精進得  
 力之地苦屈快活豈有二途乎不佞則奔走炎路徒

欽足下四不出耳方今洛下張旗藏於法門者何限  
究其所造詣上者蝦蟆一跳或又繫棍空寂下者落  
在魔界執斷常計否則認驢鞍橋爲阿爺下領者要  
皆無師自證之所致耳足下入周南室足以見獨見  
昭曠也則其具正法眼入秘密藏可指日而期矣不  
佞來洛不能爲初日高山會徒自嚙嚙喋喋黃葉止  
啼教壞學者可不謂宗門罪人乎佳偈一首甚妙欲  
和難和益知其爲妙音也周南今日行散嵯峨鮮魚  
之惠深感厚意歸則當展致不一

山縣子棋

日者承大夫暇豫陪名園幽賞汪洋廣度加之愛才  
好士乃仄陋如不佞亦且假之顏色不責以禮數而  
使人人得盡其所蘊於是乎相忘飛沈天淵之分於  
杯酒間開懷暢飲輸寫肝膈揚眉抵掌論文談兵俛  
仰今古睥睨一世旁及和歌則慨王風衰而籟羊獨  
存鼓秦箏則歎筑紫猶不失正始音飛耳於寰宇之  
表抽思乎溟海之底爲其樂也一日千古非時輩之  
所能窺焉是實出於大夫高誼而又資諸足下博雅  
矣不佞歸後仍舊落莫日夜夢想羔裘之節退食之  
適耳園中水石既得其所乎方今雪之時散漫飛灑

萬色隱鮮。羔裘化為鶴。輕移玉趾。徜徉乎瑤島琪  
 樹天琛沙境之間。則誰不謂神仙中人乎。置酒命賓  
 未至者。誰授簡。幾篇得與。而寓目乎。吾祭小野子。文  
 一首。聊泄玉折之悼。爾奉瀆電。覽幸賜彈駁。之子辱  
 藉大夫之靈。而得傳遺業于不朽。則當結草於九原。  
 而吾儕二三小人。益服高誼無已。已時維寒嚴。千萬  
 自重。

田子恭

辱賜見懷二首。見和洛水作外近作三首。并領諸篇  
 佳甚。足下雖善病乎。藻思如綺。愈出愈麗。乃知人能

奪造化之秘。而造化不能奪人之秘也。承諭不佞難  
 波行有月。見羞蓋自花。見羞來夫。花月比美人。其來  
 也尚矣。而花見羞亦取其貌強似花。以為名爾。則月  
 見羞亦何害之有不佞所見如此。足下幸裁焉。

又

昔者足下之妙齡也。蓋嘗一顧不佞於草廬中。相與  
 剝芋把苦。晤言一室。首唱賡詠。俛仰千古。陶然相忘  
 形骸外者。十有餘年于今矣。自足下翺翔宦途。不佞  
 偃蹇周南。經渭殊流。飛沈異趣。而后此會寥寥。不可  
 復得也。為可憾已。日者偶遊山陽。欲訪足下。客居而

聞從五馬于溫泉不果悔然歸永上山歸則得前月  
賜書并見懷之什盛念所存茲慰永懷幸甚嗟乎足  
下栖栖風塵中千秋之業日新如此不佞則愧流水  
之園琴酒自適懶與性成大雅日廢時或感物偶有  
所泄亦唯混調樵漁自歌自和不欲使旁人聽之是  
豈望賞音於當年如足下之言者乎夫禮俗所限不  
得猥自踰境離方雖然緱嶺錦水相距幾何迴棹命  
駕則不崇朝然而想乎不相問聞無往無來雖神交  
焉賴無乃媿嵇呂乎及足下暇壹者之來冀尋疇昔  
之驩哉律詩一首奉和亦唯混調樵漁者聊使足下

聽之爾時維寒孟殺氣漸重千萬自愛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九終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十

長門 瀧長愷彌八著

門人 若太中伯禮校

書牘

秦貞父

睽違數旬。願言為勞。忽接手教。足寫永懷。承館中近  
 講。徠翁鬼神策。滯義數條。抄出見示。薄劣如不佞。豈  
 足以解足下之惑乎。雖然。疑難相質。朋友之道。為然  
 故。敢盡鄙見。以塞來命。百一之得。擇茲在足下。已原  
 夫鬼神之為物也。幽妙不測。大含八極。微入無間。故

後世爲其說者皆不免意推臆度捉風捕影也質諸  
聖人而無疑者其唯此策乎而庸立之士尚猶以謂  
籠侗慌芻混沌未鑿也夫其爲物也旣幽妙不測則  
豈情解意識之所能及而摘句拘章之所能明乎哉  
要開敏之士一逢其源則左右冰釋始知此策之明  
白而無餘蘊也不佞嘗有疑問一道呈周南南郭二  
公皆未有對伏冀足下嘗試辨對并茲寫上他無論  
及鬼神者時維徽雨久苦昏墊伏惟自審

又

再辱手教老兄足下起居清勝欣慰何已今夏南方

多雨火德不旺不佞雖牛喘乎不至勞相公問幸勿  
多慮因憶去夏上京及歸途苦至今使人流汗浹衣  
而能免銷鑠者足下扶持之力哉曷日忘之承諭鬼  
神之說取徠翁策及先哲諸論錯綜參尋折衷所歸  
斷自高見論次見示靡靡可聽鑿鑿有味矣竊以愚  
管其謂天地之間元無鬼神聖人爲畏民志就元氣  
活潑處假設名號建祭祀祈禳之法使天下後世由  
之而行焉者似大非聖人所以設教之旨矣如使聖  
人僞無爲有飾虛爲實自欺欺人則狙公阿瞞者流  
也已安在於爲斯民師表乎且藉令其智能籠絡一

世其術能愚弄九州奈何能使百世之後萬國之表  
尊奉遵守敢無之違者乎哉蓋鬼神之所以難言者  
要在無有之辨已而其說不須遠求諸天地陰陽邇  
取諸身而可觀焉爾夫人心之靈也振四海而不以  
為實絕一塵而不以為虛謂之無則感而遂通謂之  
有則寂然不動超視聽表離有無際是唯所以妙乎  
萬物而配乎二儀也夫人身亦一元氣已營用云為  
焉往不一氣活潑而復有神明不測者存乎其中以  
視聽所不及聲色無可言遂謂人身元氣已無復有  
心者豈可乎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所謂衆妙之門也

過此以往非文字言詞之所能悉焉默識神通存乎  
其人云爾鄙見如斯唯足下擇焉秋暑尚壯伏惟自  
重

又

辱十月八日書欲報未報忽復接仲冬朔書惠音疊  
至重以嘉貺而後益知不佞之情慢也甚矣足下之  
好遊也今秋亦遊石雲間邪情具兼壯勝區奇境安  
有所逃於足下乎夫二州之地實吾先侯所割據踐  
履則豈無有遺民父老猶能談往事者乎豈無有喬  
木丘墟臺榭遺址慨然於懷者乎伯之大山八月飛



霜乎三保關望隱岐猶之鶴臺望三島乎玄菟樂浪  
不可辨於天水際乎鬱陵島果屬於吾乎松江鱸魚  
果有四腮乎大社壯麗孰與藝嚴島乎奉其祀者猶  
尚稱國造其俗古樸可知已不佞嘗觀蛇木皮於猿  
山佛寺其色淡黃白甲錯鱗次初疑刻鏤所成細看  
知其天造僧云土人相傳素盞鳴尊斬八岐蛇其精  
化爲樹其大不知幾十圍此予所手剝禡者不知其  
然乎有所謂簸川者乎意者詠懷登覽作使人如親  
遊涉其地者得與而寓目乎疊洲紫菜足下所手自  
採色澤氣味過絕於向津產深感至意惜乎時無人

麻呂徒使足下衣袂漸於漣漪已雖然孤舟釣竿搖  
曳乎青蘋白鷗間踞怪石觀大海獨酌長嘯者其爲  
興趣也宛乎心目則不可謂無識者也時維鬻發伏  
惟自愛不備

不佞近狀無可聞者醫事頗劇不堪其煩雖然疾  
夫世醫趨利不攻其術巧言飾拙斃人於非命不  
仁甚矣是以黽勉從事亦唯乘輿涉人之類祇足  
以取誹笑已又審非足下者說似有見識者而察  
其實則大言以蔽其陋耳夫鬼神也者大道之所  
本由也學者不明其本而可乎如其說則以不可

使知之民自居也豈學為君子者之用心乎吉益  
書并領書中具言艸場生病狀治方有可議者不  
勝歎惜已

繁澤生

承諭別來起居勝常感慰兼深日者不棄草野遠蒙  
枉顧但憾忽忽拜違不能奉歡雖然冰上之會一連  
三日實出望外可謂奇遇也足下周府之遊實為演  
戲而合樂理詠間有涉雅趣者是其智之黠可以欺  
尊翁也尊翁長者必不深怪而不知數篇之詩能塞  
清議者之口乎否呵呵佳絕二首黽勉欲和懶廢不

能茲錄口占亦唯掩拙耳豐西君台禧多暇遊藝之  
餘時事遊獵此固先王武備所寓則其志豈在娛耳  
目奉口腹乎不知能賦之才有如子虛上林者幾篇  
乎古霓裳囑託切至固記在意要期必得不必過慮  
伏乞致此意二山仲草諸子陸續來至想者道故話  
新愉快可量仲子一再相會大慰幽閒不知歸田之  
計得遂乎否時履炎熱伏惟千萬保練

小野士享

曩辱遠顧志尚之厚使人益欽世家之美唯是南來  
興寄之多不遑屢次款接以盡所蘊深以為憾已西

歸之後日懷好音忽領手札且審祭酒先生尊恙稍  
安近有起色散步東郊還往無困憊之狀大慰緬想  
孟子曰不如乘勢伏冀不失此時益加調攝以小副  
一藩之望不堪鄙願侍次為道區區世說一本附便  
想達時維徽雨千萬自愛銳精遠業新著必多不惜  
投示不佞闔門無他幸不念及

又

日者賜枉顧大慰願言亦唯前期迫促不得罄一日  
之歡為可憾已聞別後疥癬再發屏居澡浴不知佳  
否浴後腠理不緻宜慎虛邪古風一篇大有幽致足

以與韋孟相頡頏也世說詰引據詳確裨益不尠但  
覺其煩碎耳管見旁注唯足下所擇焉岡子觴踈謬  
尤多不足掛齒牙也見惠華扇純質古雅可以鼓吹  
理詠何必玉塵深挹清風長君來屢次周旋頗慰幽  
獨其歸近狀并悉茲不多及溽暑殊甚伏以自愛

松丘士安

審足下疇昔之請蓋似欲自居職得失接人利害在  
身淑慝至凡諸可裨益於足下者不佞一一條分揭  
而示之者而今所言厯厯不過忠信二字也則知大  
不厭足下之意已然而亦唯不過如此者則所以使

足下養其德也。蓋法欲約所以固其守也。令欲簡所以易其行也。教之道亦然。足下思諸即或以為不足乎。不佞豈亦賣菜傭哉。

長野子祇

昨辱手書時不在家。不得祇答。幸勿見怪。奉託行李。蒙特使搬來。照數收受。全靠大兄費心感佩。何聲僑居稍定。聊足棲息。猶之鷓鴣一枝耳。忽承鶯遷之賀。却益愧汗萬當。近日拜趨。鳴謝不既。

吉田子徵

辱去年季冬書。觀縷數百千言。謙恭懇篤之誼溢於

紙墨間。足以觀非世之少年浮華流也。但其推獎之甚非予之所敢當耳。承諭華陽老人文集。足下輯錄有隣校。定使予再校。且叙以刊布四方焉。予之於老人師兄。不啻則唯唯。奉役者固其分爾。雖然予也。謫劣安能如皇甫氏為三都之重乎。唯言予之所知老人者。以告海內賞音之士。云爾。如其取舍。則在足下諸子耳。

國伯華

不相問聞久矣。領客歲九月。書始悉。足下無恙。與華陽老人及臭味諸子。居恒游息。藝苑切靡。不怠深慰。

鄙衷見示詩稿諸體佳甚書辭亦雅馴可誦足以見足下精敏篤志才力兼至矣蓋吾藩文學名冠列國而自縣子既歿鄜山東郊灞山仲子之徒相繼淪胥而後未喪之託獨在華陽老人已使人不堪寥寥之感焉足下諸子方富春秋風氣日上愈益追琢不措以濟其美以不墜國光者是所望於足下諸子也不佞老備桑榆之光理無遠照萬惟照亮不備

縣伯恒

自故良齋先生以耆宿德望爲一藩所矜式今先生嗣興博物大雅蜚聲寰中爲儒林翹楚則難乎爲其

後也鄉辱大序盛什之賜勿論其才之美但患力之未足已勉哉足下世濟其美以傳不朽恒於斯隊其家聲同草木飄恒於斯得於天者既已如此則成於人者唯在足下耳

栗文仲

七月十七日書達自玄順伏審起居大慰懸想殘暑如焚獷豬之質困憤殊甚近迎秋風喘息稍定仍舊健啖幸勿挂念承喻佐定策今春適越受吐法訣而歸竒疾廢病累奏其効又承法眼山君請官尸解刑人條理臟腑見示九藏圖并祭文是皆醫門盛舉也

蓋越法之廢也久矣。雖有良工，苟無其器，安所施巧？故其邪高者，未由祛之。於是乎不治者十之三，豈非經方家一大闕事邪？而良筑者，得不傳之術於遺書，能行其法，可謂特達之士也。然其人僻在北地，猶之明壁在荆山，孰知其為至寶乎？定策其下，和哉水水，青籃亦存乎其人。且揭其法於大都，則其置郵于海內也，可翹足而俟矣。老兄之喜可知也。夫素難論人身也，一配諸天地，故不得不五六其藏府以配運與氣也。若玉函，則以風火水地立論，而王壽論眼亦據四大焉。夫二五者，易洪範之所述，四大者，阿毘曇之

所以建器世間也。其道豈無逕庭乎？而均以配人身，二五而吾不見其備焉。四大而吾不見其不足焉，則可見空理所之無所底極已。於是乎今世有識之士，不能無疑於藏府之說，其疑之甚，或有屠獺割兔以徵吾臆度，謂發造化秘者，辟之執爨火而擬日月也。孰肯信之？今閱此圖，解剝胷背，剖拆關節，直指洞見，明如觀火，實足以排二千年來妄談使彼汨沒陰陽五行者愧死也。老兄之喜不亦宜乎？不佞雖業儒而亦有意衛生，不屑宋後之方論，竊左袒於古方者久矣。今得與聞如此盛事，其喜何帝享拱壁乎？祇謝厚

意山君書醫則一本老兄別啓并領裁報專族藏志  
來不備

別啓山君書中曰醫則一本奉周南先生靈以表  
挂劍之意使不佞致之墓下而醫則未達不知落  
在老兄手裡否若兄得之直致縣家使奉先生靈  
座唯兄是憑

又承山君今年五月初度在九月使不佞一言祝  
延不佞不文豈足以爲山君輕重乎雖然已辱交  
誼聊飾固陋以頌其景福所不敢辭也  
無隱師出師表祇領鵝群帖自叙帖頓當完璧貪

翫不能釋手遷延至今近便奉返藏圖祭文亦留  
置俟藏志來一併復上

豐西君變故不勝驚惋不知老兄爾後得相見否  
不佞日者裁書林玄貞以泄衷懷聞其近臣面熟  
者亦皆蒙罪譴未知裏面曲折未由一書候興居  
大乖平生於心不安老兄或得相見伏煩致此意  
尚菴亦處流乎可惜甚矣子祺之死於今爲幸若  
彼人而在亦當敬罵死爾

又

領教承明夜海北諸子詣高齋避暑者意者星月之下

箕踞於南庭。白沙青草際。暢飲諧謔。披襟臨風。則大王之雄不啻也。不佞眼翳未全褪。其戒在酒。不能副盛意。爲可憾耳。憐察。

秋里子龜

領手書二承。卜居郭南。琴劍無恙。深以爲慰。不佞在東數年。老僊日甚。不無桑梓之念。而獨悲斯文之日漸陵遲。而九京之不可起也。蓋自白石鳩巢諸老及吾牛門諸子相踵而沒。後不聞有虎視鷹揚於關中者。西京亦寥寥乎。則海內無有焉。爾不獨吾道至僧道巫祝俳優娼妓之流。其人皆不及於古也。蓋氣運

之所使然。未如之何也已矣。夫大廈拉攏。非一木之所支。洪流奔決。寧獨力之能壅。雖然。東都萬國之所朝宗。士子之淵藪。豈無有一二英特之士。能維持文運者而出焉乎。苟得其人。而傳其道。則可以風海內。也是不佞之所以不求田問舍也。秋府廊山東郊子恭子路諸子。五六年間。化爲糞壤。不勝悒快。所恃華陽嬰鑠。可謂巍然靈光哉。後進之士。進取如何。豚犬庶幾不流浮華。進德修業。仰憑諸友之誘掖耳。見示活版弇州書論一部。所憾刻手不良。版面蕪穢。不當明窗淨几之供。且卮言既有京刊。此不可行于世矣。



更選說郭玉海秘笈等類書中奇者及其他奇書無  
翻刻者使字畫整潔而後出之豈患其不售乎請思  
諸得國字書又得華牘讀之因歎謂同出一手而一  
則辭意婉活流暢如黃鳥嚶鳴一則鉤棘蹇澁如穉  
子學語何然天壤是豈才之罪乎習與不習也私竊  
謂以如是之才而忘寵辱之驚塞躁競之塗一意攻  
業反復六經十三家三五年則得符於恒山可指曰  
而期矣鴟鴞輩爭腐鼠宛其死矣同草木朽豈不哀  
哉伏請思諸椿山和尚無恙足下時時著康樂屐相  
共徜徉於片石孤雲際其樂可知也長巖老而益勤

彼素非研羅裙上聲想今超然羽化者乎不乏賞音  
之士足下者可謂多幸也皆煩一致意不悉  
詩比於文大是佳境更要一層高於一層

本城子猛

辱書承近日違和不知人事二日卽今稍安矣都下  
炎熱特盛初東來者往往罹其害宜切慎保攝勿遺  
不測之患不堪下咽也五律一首謹領三復吟翫伏  
枕中忽有此清唱是以知其神之旺也前日詩稿是  
正誤字見示當得間卒業爾恐貴价久立艸艸裁復  
不一

又

積雪寒威砭肌骨。勝常慰幸不佞風邪未愈。擁爐呻吟耳。仙履一隻蒙惠。賜當為下物。入醉鄉以排遣。二豎感荷。餘期面謝不備。

高山輝清人

山輝足下無恙乎。鄉者在長崎也。幸蒙容接篤荷愛。顧得初聽中土音。吐觀大國儀容。加之教誨種種。飛耳長目。可謂甚幸矣。別後復賜仙藥一壺。墨挺一函。不佞何幸。獲篤愛於足下。如此也。感謝何已。大貺不佞發崎之晨。自天野生傳致倉卒之際。不得裁書鳴

謝深負高誼。豈不慊媿於心乎。不佞以七月廿八日發經唐津。過八角島。自小倉度赤馬關。公道歷遊名山勝區。跋涉無恙。前月廿八日還家。幸勿挂念。祇茲修字聊布。下忱。本州赤馬關。茄子硯一枚。謹致左右。此石為吾東方名產。不知得與端溪者相伯仲否。但製造不雅。為可憾耳。笑納是祈。飛南君無恙。煩一致意。時維秋涼。千萬自愛。不備。

朝鮮南秋月成龍淵元玄川

稟問數條附

故鄉萬里異域迎春。豈得無離索之感乎。僕今日有公事。不得至館。半夜俄聞諸公上舟。投袂起馳行館。

所不及矣。乃欲就舟，亦為吏所禁，佇立瞻望，悵然歸矣。此行也，不圖接諸公之歡，一連三日，投挑得瓊，以筆為舌，目擊心照，相共莫逆，奇哉遇也。可謂天緣耶。垂顧之餘，豚兒門生，亦蒙含容推轂，感謝何盡。蓋諸公既承閩洛之統，如文辭記誦，則其塵垢耳。而藻思如涌，柔翰如飛，有叩則應，有往必來，是可以見其才氣之高，學力之深，愈動不屈，多多益辨也。雖然，僕在側，深慮諸公疲乎應接，是以不盡所請，以俟一日之有間。何意前日之別，忽為天涯，歸期未卜，再會何時，不得握手拜辭，深以為憾。耳時惟春寒，前程尚渺，千

萬自重律，絕各數首，奉呈舟中。有間，幸賜高和，鄙問數條，亦請明答。

凡天地之間，聖人之道，莫尚焉。雖然，後世之儒者，以道為己之私有，以標同伐異，貴中國賤夷狄，為務。是其識見之陋，不知天地之大者也。蓋貴邦吾邦同僻，東維而貴國聲教之隆，民德之醇，如四學養人材，設歸厚之署，賜養老之燕，奴僕亦許行三年之喪。雖古至德之世，亦不過如此已也。吾邦人情風俗之美，蓋出於天性，忠臣義士，孝子貞婦，比比而有。奴婢盡忠，娼妓死節之類，亦不鮮矣。彼中華聖人之國，而其入

之姦惡有甚於蠻夷者。僕於明清律而見之。凡律條所載姦騙兇惡之甚者。皆吾邦之人所未嘗及知也。又如和蘭不二色。國無乞食。皆中國之所不及也。且夫四目人之化。詩書禮樂之教所被及者。貴邦吾邦琉球交趾諸國已也。自古西洋南蠻舟舶來吾長崎者。百二三十國。又見地球圖坤輿外記而考諸明清會典一統志其所不載者尚多矣。宇宙之大。邦域之多。如此而其國各有其國之道。而國治民安也。乾毒有婆羅門法與釋氏之道并行。西洋有天主教其他如回教囉嘛法者。諸國或皆有之。夫作者七人皆

開國之君也。繼天立極者也。立利用厚生之道。立成德之道。皆所以代天安民也。國治民安。又復何求。何必中國之獨貴。而夷教之可廢乎。故君子之道成器。達材以供安民之用。其不得志也。樂天安命。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故欲使世之不信已者。信已。欲使夫不好學者。好學。不知時不揣勢。欲施其道於當世。閭閻爭辨好勝人者。皆不知天地之大者也。僕之所見如此。高明以為如何。高明前有盡三大之語。是以再請示教已。

鴨綠江長廣可得詳乎

黃河大江其廣不見諸書問諸華人始得聞其詳故以奉問耳

承貴國至北京道經沙漠自長城外入中國果然乎行程幾許

盛京在遼東衛中國來往所經由乎

長白山在咸鏡道乎將徼外乎與金剛峯接近乎其形狀可得詳乎

貴國世宗以來不崇佛教僧與編戶民無異乎無有官寺官僧如統正者乎

三使相皆正三品知事同知正從二品而為儉從者

何為乎

又此書不果贈故不錄問槎中

正月既望七獲上關札賜如自天降披緘捧讀書辭懇到情義兼至不知何蒙謬愛之至此也三復諸公高和僕前所謂愈動不屈多多益辨者可不謂知言乎鄙問數事并蒙詳諭感荷益深想者諸公頃日既已去舟而車一路江山企望品目者與烟霞桃李共銜媚獻笑以迎文旆之過也方是時諸公應接之不遑寧有客思撩其興趣乎長歌短詠衝口而發可知也僕當迎歸舟於上關爾時庶幾令洋洋之音盈耳

焉爾會言不遠茲不多及伏惟保重不既

雲洞上人

上人無恙乎緣山携手邈如飛沈不勝會見渠央之感已上人別後作何態不佞至於斯也無可與語者西登宕嶽東臨洛水歎山水之令秀憫人物之寥落思上人念益深矣乃鄉者所捐南華一篇實上人手澤所存則輒讀之飲酒薄言相忘云爾王人有山井某善笛從學焉其人好學有臭味之好締交往來謹聞奉屬贈言及印章上人專修之暇冀幸止意焉及前所投報瓊篇淨書見賜併襲以珍統祈照諒

又

辱見惠書石印二紐副焉薰盥開緘明照一室宛如如意寶珠出於龍宮也不啻雙南金之賜敢不拜高誼僕雖不能印篆而美惡可知矣何謂美古雅是已凡物貴觀美吾禮樂之教為然况印章供之爾雅之用豈獨不然乎俗工奚知運刀若宋人無取於古雅也若夫方圓流峙之狀得之天地山川霏布滋蔓之容得之雲霞草木象龜文比龍鱗講如畫一粲如列星則獨有見於上人乃愚者奚擇焉不佞之業或足以不朽乃上人之手澤亦將常新謹謝終惠

又

書來片語千致足以見感想之切矣僕以四月歸歸則饑荒之餘天疫流行呻吟之聲溢耳初歸三日女兄溘見背焉襄事纔竣母氏罹疾乃日夜侍側拮据孔苦既而七月之交僕亦卧蓐至今神猶未王雙居環堵內廢爾雅之業者且一年矣寥寥不聞職此之由將上人莫怒顧緣山之遇僕二人者投瓊報李自當鄴都之才風雨如晦上夜歡酒間命題雞鳴不已相共下上品隲人物商確今古莫逆之言神領於彼此何其樂也麻丘一別年歲如流參商各天所賴唯

竿牘之微耳亦既邈河山乃輒德音不孔膠又何悲也嗟乎已是人間世離合何常愛別離苦固如諭示然而男兒桑弧之志終不能久雌伏西鄙則行將夙夜自愛自愛

無隱禪師

昨初接清範慈誨諄諄和氣煦人雖春寒甚矣背如挾纊遂忘躬在塵土中乃進膝揚眉拈風雅商摧今古實一日千古哉愉快之甚不遑顧長者勞倦大違尊齒安老之誼不知法候勝常否古板草書韻會華搨醉翁亭記水滸傳二本備覽他後時走啓

又

入夏以來闕然不得山中信意者時方結制靜攝晏坐雖彼驅烏辟蛇之徒亦復禁其出行乎抑將毋非和尚病魔跋扈既疲津梁益厭應酬乎正懸情間忽接前月十七日手教急破緘捧讀就悉尊患有加隱痛叵忍百療不效乃欲拱手待大期之狀惋歎不已深為勞結雖然反復細玩草草削牘緬縷數百言言不失倫筆力勁健龍躍蛇走者不異平昔則知和尚雖形病而神不病也醫書曰形病而脉不病者生况其神不病者乎冀和尚莫作迫促之念不佞亦何勞

結之為拙偈一首聊述不佞之所知以欲見其應世無窮極之意云爾豈足以當祝頌乎但此作四月以前既成而奈無一介往來山中者坐致臯緩安所解罪聖教序不忍睽離且拜命辱賴以致稽留之久栗山亦欲借覽乎不佞於彼所以同欲相濟何帝季路無憾之義祇茲壁上伏乞使彼亦霑無遮之大惠也時秋暑尚烈千萬保攝不備

又

辱本月朔賜書薰盥捧讀文詞雅澁草法清逸二美兼具炫灼蓬華感荷之深不知所報伏悉洗篆以來



法候清利津梁不疲結夏和合安禪辨道無一魔障  
是固雖師塵垢批糠而非色身與法身共金剛不壞  
則安能齡逾耳順統攝龍象應接無方愈出愈新者  
乎并躍之餘欽仰益深矣書中富貴貧賤之說以見  
垂諭慈念之渥敢不佩服唯是推獎之過非不佞之  
所敢當也蓋不佞少志于學妄意謂經世之功可  
策不朽之業可立矣獨奈資性懶劣才識短其於  
經術文章既不能成一家而立功施民亦非其時也  
白首青衿無用於世實為天壤間一長物則自揣升  
斗之俸苟足免饑寒琴書之適苟足消閒曠既無官

守又無言責是可以優游乎太平之世列逸民傳無  
怨尤天人也何必富貴利達而揚揚自得哉是以絕  
意乎進取渾跡乎俗子農圃樵漁無所不可不迎不  
避同于大同是不佞之所以安心立命也既感知遇  
之渥敢布肝膈世之二三君子稱知己者多以怫鬱  
無聊見憫是特皮相不佞也已今師之於不佞也可  
謂知心之言哉通力如此亦可以見諸根淨盡已奉  
別以來欲一問東廬飽挹清風以酬平生塵勞奈何  
賤事相仍至今未果夙障所致徒自歎恨發露悔謝  
期在來春不勝瞻仰之至時維肅殺伏惟為道自重

又

蒙特差雲侍者賜手教并大貺二品鄉者承命撰雜  
華集叙脩辭固拙理勝亦讓豈足以爲師之輕重乎  
亦唯述賞音旨以表契末誼耳顧師之文章高出明  
教之上而僕之賞鑒遠在廬陵之下而猶且得繫片  
言於卷端託微名乎不朽者奚翅附驥之幸忽蒙獎  
借加之厚謝慚赧實深矣疇昔山中之遊明窓淨几  
焚香啜茗聽微言嚼道腴旁及藝苑莫逆之契冥乎  
語默之表稍間則渡虎溪浴溫泉踞獅子巖對金剛  
嶺聞溪聲見山色乃觀師之廣長舌相微妙淨身即

爲一如此豈非識廬山真面目者乎且也爾時斷腥  
遠葷不飲酒吹烟儼然一伊蒲塞私心自揣聖果之  
期在瞬息間耳俄頃一失依然凡骨墮在無明坑中  
不堪塵勞蝟集也回想山中猶之閨風縹緲隔萬頃  
弱水乎乃知莊生與胡蝶果有分也時維暑雨千萬  
白玉

天德和尚

久違相好法候如何聞老和尚徂夏說華嚴法華自  
是頓大法不知衆生機熟乎會坐者幾許寧無卷席  
而起乎將無如聾如啞乎抑將歡喜信受乎將有異

類成乎要之老和尚一片婆心孳孳乎津梁則普濟之大悲哉不佞不得親列會中縱觀廣長舌之上至梵天與種種神力竊歎業障之深耳楞嚴經有解者賜借覽則足以少償不聞法之罪云爾伏乞允容時秋色逼人西山爽氣如何千萬自愛

梁松和尚

苦執殊甚無寒暑處法候如何不佞欲就貴院一覽大藏避人間暑而以和尚不在未果方丈菴夏會和尚說法華天龍四眾之圍繞欣仰可知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之情自有之無自無之有故清淨本然一字

不說也山河大地宣示顯說也常說而常不說謂之世相常住且也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則說法之於一乘也甚乎指之於月矣在昔能仁氏饒舌流毒後世和尚此舉可謂踐履覆轍者已若不然不佞之言更問西來初祖呵呵絕句一首贊大悲心笑置幸甚不一

衡州師

曩扣方丈始拜慈眼妙譚竟日醞藉可人調調若和風著物大不同乎世之獨立孤峯絕頂蔑視眾生者之撰歸後細作如是觀相好猶恍惚乎寤寐之間蒲

塞得半日閒於師則忙了半日不知所謝絕句一首  
錄上述不論方之內外當與此心期之意云俯乞垂  
青不一

永福和尚

日者追優波塞而入化城因接慈眼卽述一偈贊衆  
海雲集之盛亦唯承和尚威神爾清談之間法喜之  
饒乍自香積來亦唯感和尚福力爾若夫說法者無  
宜無示聽法者寧有聞有得乎是則和尚轉法華而  
一會儼然於人天也不佞塵勞不能一日乎如是界  
亦唯憾薄福爾祇茲鳴謝時維寒冰爲道自重

無學和尚

不佞所似維摩者獨卧病耳而日者忽辱大士貴問  
慚愧實深以病後未可風不能走謁鳴謝幸勿罪魯  
臯無隱和尚雜華集來求不佞校閱意者是亦此老  
一不朽之業其疵病所在剔抉不盡俾貽非議於有  
識則不佞於交誼恥之故愚見所及一一彈斥批書  
以備其采擇亦唯病後憤憤殊甚恐多踈漏今徃全  
本庶和尚一再劉覽指摘其紕繆并正不佞之舛謬  
則不唯此老大幸不佞亦將與而承賜寒甚千萬自  
重

益洲上人

再賜高和賞譽過實。慚愧何堪。叙中見喻不佞詩。叙中有所軒輕上人。且取類不審。以上人比桃溪了願之二子者。翹楚貴宗。模楷東西。非上人之所敢當也。有是哉。上人之虛冲也。夫二子者。於其所為。道造詣深淺。不佞未知之也。於其著述。則嘗見一斑。以不佞之所見。以上人之才。不畫不怠。則駸駸乎超二子者。乘而上者。可刮目而竢矣。上人莫多謙耳。日者上人目不佞海內詩人。夫海內者。空薄海之言也。方今運膺文明。崎東鬼北。作者濟濟。不佞如長愷者。焉得當

空本邦之撰也。且夫相馬者。盡相天下之馬。而後可言天下之馬也。伯樂之事也。苟無其眸子。則求於牝牡驪黃。不可得也。求於牝牡驪黃之外。亦不可得也。論詩孰與馬之難矣。不佞於是乎不能無疑。上人也。若夫無鹽。猶且推賞。則於西子如何。措言故虛譽過實。識者不為也。不佞孺子。安得軒輕上人乎。雖然。上人既已謙冲。見示不佞。而不盡言。則不忠也。面從後言。安在為君子乎。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者三。而文居其一。文者。君子之言也。故修辭為貴。辭之不修。其謂之何。且也。本邦操觚者。往往有和語錯置之病。

二豎退後始可與言文也。詩言志也。情發於聲。聲成文之謂音。故曰主文也。咄嗟罵喝以為詩。則三百篇安用刪焉。故風格之不美。不足論其他也。不佞之言。何足以輕重上人乎。而有軒輕者。實有所概於宗風。有所見於上人之述作也。不佞孺子。安得軒輕上人乎。上人思諸萬期。面晤不一。

曰妙上人

辱諭上人脚氣未佳。寒嚴伏乞加調攝。承問知是誰不知。是何人也。知何處不知。在何處也。因誰何字。知字為反語。新什三首拜吟。調共不流暢。似背本色。管

祠作殊覺露圭角。宗廟謂祖宗廟也。管氏人呼為宗廟。宜然。概指神祠為宗廟。不可謹復。

又

辱賜書領松蘿一筐。是新發山中者。清芳撲鼻。祇拜清貺。承上人久患齒痛。比日少愈。宜益護保。不佞合家感時行氣。今則皆安。勿煩挂念。久闕走謁。不日當拜謝。

又

昨辱手教。見示盛什二首。問使者在乎。則曰無也。茲復接法旨。法候清勝。至慰宗氏。次韻全篇。佳唯恨第

三句句法不順然亦小疵耳次韻不佞者詞臣風雲  
染翰等語皆廊廟上語不協事實二子相逢錦水濱  
簾外梅花入看新等語相應伏乞更思禮記疏一帙  
附便猶有一帙當換呈爾他期拜話

又

領專价手教即承上人遠游今日歸山意者客中阻  
雨鬱陶可知也日者奉瀆對疑篇未寫畢悠悠歲月  
固無急迫之意欽遲貴間淨寫已何彼茁者首陽之  
菜天大嫩者羞地之草足以條除酒肉之腸併辱寵  
貺感佩不已萬當面謝

又

辱諭寒威日嚴法候輕勝為慰深矣承問何所娛為  
無娛義固矣然何所字意不一定因上下語勢義亦  
相反為有娛義則猶言所娛何事也為無娛義則猶  
言何有所娛也貴什哀柳岸頭既是蕭索枯槁之境  
則豈有所娛乎故曰為無娛義也非謂何所字一定  
為無所義也終南何有者所有何物也是亦為問辭  
為有義然何有字亦不一定於對是何有無難也是  
為無義可見因上下語勢也大凡下字要在審上下  
語勢也已重見示新什益佳密字不穩翰字太奇既

是前對寧可不以三吳敵五湖乎玄度不勝豐用人  
名思諸

音羽菊洞師

高徒東來春王翰貺賁臨敝僑如自天而下加之盛  
作原佛一編并諺解見委以點檢潤色之役且鄙言  
繫於卷端矣不佞何以得此於大方乎意者師謬聽  
高階生之語爾爾蓋不佞雖嘗粗涉梵筴乎非所素  
習也管窺所及一斑尚且不能得焉豈足以與議其  
淵源根極之所在乎伏讀新編其卓見妙論吾東方  
支那竺乾諸師所未嘗及知之况非劣如不佞卒業

自失聾啞不啻也是安可能贊一辭乎但察其議論  
所本辭氣行文間大似吾祖徠先生復古之旨也私  
心乃以為盛事哉蓋復古之學興以來如世之方技  
者流兵家者流先被其化陋習一變其他至數曆書  
畫末技曲藝靡不聞其風而私淑知師古之可貴者  
也豈非鴻運文明之盛事哉而何意無為法中有以  
禮為體貴施行惡空言如師其人也搜龍宮秘非擘  
海手孰能焉壯哉不佞西歸也將薄遊洛汭會言不  
遠竊為踴躍京扇二握祇謝雅惠頓首



鶴臺先生遺稿卷之十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鶴臺先生墓碑銘并序

長門鶴臺瀧先生諱長愷字彌八本引頭氏先世自  
 藝從國西遷為工師考諱孝清娶有吉氏生二子長  
 則先生為兒以筆研為戲迨受句讀摘字質義多成  
 人所不及其師乃勸就學考亦慮尪弱不能任職立  
 其弟為嗣出先生養于醫師瀧氏於是入學師事小  
 倉實操時體稍肥充磊落蹄弛如不著精者而先輩  
 高第夙夜服勤竟不能出其右實操沒受徂徠氏之  
 學于縣次公公族海北文子署為邑學正遣江都學  
 南郭服子遷子遷見其所為文大驚不居之弟子列

久之文子聞其名達諸侯恐遊宦不反移諸京師適  
會國大飢去還海北廣閱國史國風律令方技浮屠  
之書莫不窮盡計餘年又適江都弟子益衆交友益  
廣升爲公臣授世子經還見韓人于赤馬關韓人目  
爲時賢之冠冕旣侯召講經講畢每常屏人承誨然  
謹慎未嘗有子弟一人傳其語者於是欲興學政使  
文武竝行自進退周旋射御書數皆有成規未行明  
和七年依常獨對病猝仆侯驚呼侍者扶起飲藥使  
醫將行至家亟問亟給以資醫藥寢病四年竟不痊  
安永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年六十有五卒葬于古萩

里亨德寺先塋之次配海北世良氏幽靜有婦德生  
三男四女存歿具于行狀中季子鴻字士儀繼業東  
來屬銘于余銘曰

世之得文字者稱其雅馴而止先生特曰敬承教矣  
曰不敢忘矣不啻稱其美世之爲學者大也不深唯  
深故後生守其令廣也不要唯要故士民受其慶唯  
能受之故能有受名之顯業之盛無石何朽友人佐  
倉井孝德撰

余其表也對...  
 論其文者謂其受命之靈業之盛無不阿...  
 謂其文者謂其受命之靈業之盛無不阿...  
 曰不知其文不...  
 世之賢文...  
 余其表也對...  
 三...  
 聖...

先考鶴臺先生行狀

先考諱長愷字彌八生于秋府以家濱鶴江臺自號  
 鶴臺先世藝人本藩移封從為長門人本姓引頭氏  
 世以工師事藩祖考諱孝清君祖妣有吉氏有子二  
 人先考其伯也幼而沈靜好以簡冊筆研為戲稍長  
 受句讀間問其義師大奇之勸祖考期以成器祖考  
 亦意冠弱不勝其事請以叔父與一君為嗣子醫師  
 瀧養正固聞其敏於學乃為假子於是冒姓瀧氏年  
 甫十四入學事祭酒倉尚齋不屑困學精討而至課  
 業論義則與先輩高第每相抗衡無不稱善居數年

祖考歿家計益貧公族海北文子好學欲以先考爲采邑教授使縣周南致意先考不得已從之居學九年享保十六年文子使宦東都是年藩邸罹災寓于三緣山遊南郭服先生之門是時南郭之學大行四方從遊士恒數十百人然少所推獎特見先考悅之引爲執讀擬議必與先考俱稱賞不置於是名大興明年文子至東都意或爲列侯貴人所招不得蓄其家乃徙遊京師居一年以海西飢荒歸國教授海北且與聞其家事田間多暇復益核博寶曆八年遊崎陽其譚士儒生雅聞先考名大欽待之先考見聞亦

愈廣十年携匹兄及不肖講業東都教授司馬門南生徒日進公聞先考名升爲公臣授世子經十三年韓使來聘泊舟赤馬關藩依例館饗之乃使先考歸與其學士南秋月成龍淵元玄川金退石筆語唱酬韓客大賞服先考博雅語詳長門癸甲問槎明和二年又東行爲公侍讀兼授世子經如故先考在東多年交遊益廣聲華益盛一時學者及處士衲子來見者座上恒滿列侯延請者皆待以師賓禮以不肖所知其禮之尤盛莫過于米澤侯七年歸國初公在東都深信先考命事無小大言之勿有所諱講後常留

間語雖侍御親密者不得與聞先考亦固有志經濟以獎匡爲心然其與在職者語未嘗不及國事是年公在國先考侍間中風忽發倒于公側公大驚召侍御扶退侍醫藥之庫中有秘藥行相不至不發是日殊命發賜之疾稍緩使醫送之還家且反告狀蓋寵遇之渥而以多在內不得其詳疾發之日國中無不知其寵榮後三賜白金爲奉養資明年疾再發手足不仁踰年又大發精神漸衰以安永二年正月廿四日竟不起在牀前後四年距其生實永六年得壽六十有五葬古秋里亨德寺先兆嗚呼痛哉先考爲人

豐盈喜愠不見于色望之毅然人不敢狎士無賢愚皆能待接而不屈於權貴其對子弟言笑不及矧性簡素不脩邊幅家產無所問數喪子女哀痛雖甚竟不再哭高情遺累皆世所難雖不肖未嘗見困苦倦怠之色學術一從祖來先生教而不與人爭同異其詩若文大抵不苦吟沈思然其業概見于所著矣蓋先考聰敏強記名爲博覽多識莫論四部之書旁及國史律令和歌書畧莫不窺最精佛學其在海北傾佛藏究其旨藩宿僧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其他緇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又好方術嘗扶周南

疾之京師交名醫山脇玄飛香川太冲吉益周助輩而詳其方診脉投劑屢有效焉又善書求者相繼沒後人愈重之所著文集十卷三選一卷癸甲問槎二卷行于世夫我藩文學度越列國自周南沒日月陵遲先考常慨歎之其歸國也有志于振起之已告公及大夫學館之政將有所更張未及成績嗚呼惜哉配世良氏海北人生三男四女長臣弼字孟明卒于東都次天次為不肖長女天次嫁藤井氏先死次天次未字伏惟先考以文學人物著稱一世不肖不敏不能具列其行事傳於後世其謂之何雖然後進之

士見而知之者固不待言聞而知之者幸有考于斯文不肖男鴻謹狀

鶴臺先生遺稿跋

德民少聞長門有瀧彌八  
先生比來東都諸名士每  
稱為關西之碩儒及先生  
之東余友五伯有邀飲先  
生其家為价使見余焉酬

醉竟日歡語甚親至謂主人曰何使相識晚也遂辱忘年之誼未曾有旬不相見也先生志氣豪邁體度敦重信義接物不假人一  
笑然視其可教則使使扣

端如滾流注卑與親友論服善如崩聞美言見美行淚即下至獻言於尊貴之前剛正不撓有求其言者辭曰我不文及不得已援筆則成文必雅正不事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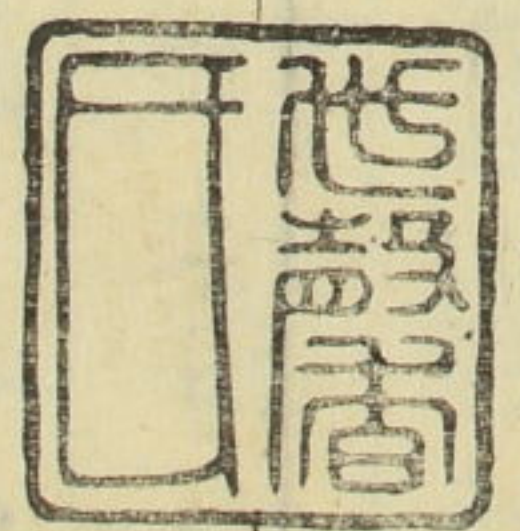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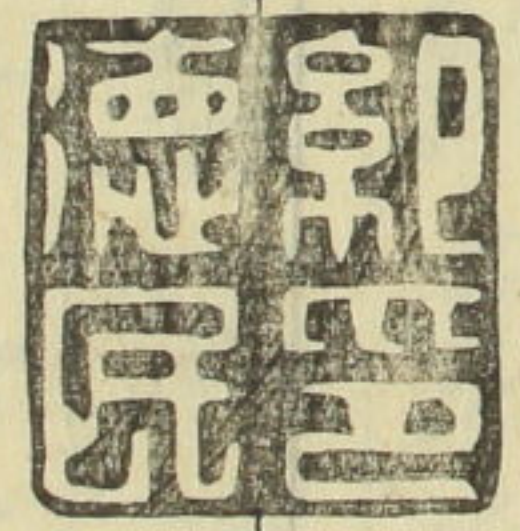


飾是余之所窺知者當時  
誠難有也既而西歸得病  
不起其孤士儀齋遺稿十  
卷東來屬余與井子章曰  
先人所友善莫二君若余  
於是歎曰嗚呼先生之才

之優何為而不成蓋其志  
專欲講明經藝補益世道  
而為彼浮文命家無為矣  
夫也此集也在讀者當識  
焉先生方在東都退食之  
暇從容應諸侯之招而於

米澤侯最為知遇集之成  
也余為士儀請侯序之士  
像亦狀請子章銘其碑三  
撰互備矣因統其終始以  
題其尾  
安永四年乙未孟冬其志

平洲 紀德民



先生學識極博慎德於其躬懋  
功於斯文加以終身樂業撰著  
大富然謙虛自居不要一言以  
不朽諸千載故籍其稿唯塵塵  
乎而已先生沒後四方求遺編  
於其家者書常盈案於是令胤  
士儀與吾儕門人相議云不朽

固非其志雖然以其生平淳厚  
篤於容接則今焉恻乎絕世之  
企望乎且使手澤存者徒歸于  
造化亦所與共不忍於心也遂  
彙以校日者士儀于役東都平  
洲紀君以通家之好相為謀進  
諳序言於米澤賢侯又自題其

卷末編體茲具事浸聞于藩邸  
命賜金若干以為其資得壽於  
梓嗚呼此舉也無邦之外內上  
下交相輔相成如此焉蓋先生  
之德之與功嘗大孚于其世延  
及於身後且雖久不廢也於今  
其可觀爾所謂不朽者豈恃辭

言之末乎此舉縱雖非其志也  
先生亦為之有安其精爽哉

門人秦兼希謹識



余嘗讀此書感其  
感雷藏

長門瀧彌八著

安永七戌戌年七月

東武 須原屋茂兵衛

浪華 柏原屋清右衛門

皇都 丸屋市兵衛藏

